目　录

新疆最后一任巡抚袁大化……王大恒（1）
杨增新治新种种……伯　声（6）
杨飞霞传略……金国珍（23）

金树仁的南京狱……陈　沣（38）

新疆各族文化促进会记叙……刘德贺（50）
新疆学院简史……何耿光（59）
1939——1942年的《新疆日报》……赵新亚（67）
抗战前中国驻苏五领馆概况……柴恒森（76）

盛世才投靠国民党的前前后后……李帆群（85）

新疆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简介……金国祥(120)
我在新疆和平起义前后的种种活动……魏锡熙 133)

回忆四姊陈秀英……赵　捷(144)
黄兆健之死……赵　捷(147)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新疆最后一任巡抚袁大化

王大恒

袁大化（1851——1935），字行南，安徽涡阳大袁庄人，出身于地主家庭，中秀才后，补了廪生，当过训导（县立小学教师）。后至东北，曾任漠河金矿总办。随后任东边、关泉永、徐州三道。又任山东按察史、山东巡抚（丁忧，未赴任）。后任新疆巡抚。其曾祖勉、祖敬心、父春田、均因他的显贵而授予“光禄大夫”之衔，曾祖母曹氏、祖母孙氏、母王氏，均封为一品夫人，真是显赫一时。其一身所为，都是效忠清廷。袁大化幼读诗书，进学、补廪后，曾在乡任训导，郁郁不得志，亟思有进取。从军吉林，辗转军旅，无所就。1881年，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章，派一吴姓大员到黑龙江省巴彦，办理对沙皇俄国的外交事务。袁大化乃投效吴某，曾奉命入吉、黑两省中俄边界的伯力、海参威和双城子等地侦察俄军情况，绘制地图达二年之久。随后又进入大兴安岭的深山陡涧，在额木尔河沿岸勘察了老金沟和漠河的金矿区。从此，为李鸿章所赏识，由李推荐为漠河金矿的总办。但袁原任训导，资力太浅，不合条例，就花钱捐了一个同知衔，才得到了总办的职位。这项破格录用，使袁受宠若惊，深感清廷和李鸿章的知遇之恩。为了报效，就忠心

办事，经营八年，该矿年产黄金达数百万两。漠河位于黑龙江省的极边，人烟荒芜，沙俄时常越境滋扰。俄人并借口匪乱，企图久据边境，进行殖民侵略，袁遇事能据理力争。沙俄军官并勾结土匪林七和田立本等，冒充大俄统领，以江阳为基地，委派营官十多名，四出骚乱。袁设计擒斩其翻译官张凤池父子，歼灭余众。俄军官马大力多夫提出租地、经商等无理要求，遭袁拒绝。由于袁曾侦察过俄军情况，与沙俄打过交道，所以处理外务也能应付过去，取得了一些成效。在腐朽透顶尸餐禄位的清代官吏层中，也可算是出色的了。所以，他就成了李鸿章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员。于是得蒙陛见，钦赏花翎顶戴，晋为二品道员。不料李鸿章内调，与司农翁同和不和，时生龃龉，翁遂弹劾袁大化贪污，李鸿章则有失察之责。清廷乃派大员延茂查办，将袁撤职，并革除其花翎顶戴和二品道员衔。以后由于直隶总督王仁和的斡旋活动，恢复了原官，发直隶省任用。

1898年（光绪二十四年）袁大化奉李鸿章之命，赴山东勘察黄河的分黄入清工程，提出以工代赈的施工方案后，闻家乡发生饥民暴动，乃请假归里，腊月初八抵宿州（今宿县）之临焕（集），闻知他家所在地的大袁庄，已为起义的饥民围困十四天了。当时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，不顾国计民生，连年水旱为灾，“涡河两岸，十室九饥（袁大化语）”，地方官吏粉饰太平，知县欧阳霖，不管老百姓的疾苦，仍然催逼粮款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官逼民反，只能铤而走险，揭竿起义。

1898年阴历十一月十八日，刘朝德（外号刘疙瘩）、牛汝秀、魏德成三人结盟后，率饥民二百余人于十九日砸了曹市

集盐店，群众起而响应，集合了五六百人，去大袁庄袁大化家索枪、马，受了袁大化弟弟的欺骗，未成。又至曹市的已故镇台牛师韩家，取得标枪三十余捆，抬枪数十杆。临近各地也起而效尤，石弓山的盐店也被当地贫民砸了。义军又攻破龙山集，千总吴有谋被擒处死，圩长张德受重伤而亡，清兵阵亡数十人，起义军战死一百有余。县北的新兴集、李门集、临湖铺、张村铺的饥民均纷纷起义，分别攻破了义门集程家寨。二、三日内，起义军发展达一万多人，势成燎原。有三路义军进入了阜阳县界，也有义军进入了河南归德镇。初八日起义军拟议夜袭临涣，正是袁大化到达临涣之日。恰巧徐州总兵刘清熙奉两江总督刘坤一的电令，率军抵达临涣，袁乃为刘出谋划策，计议战守事宜。初九日早，义军汇合于道竹桥，拟攻临涣，刘、袁率清兵赶至。双方交战，清军用洋枪，义军多用长矛，加以义军，多日行军，并乏食，又有清军奸细混入捣乱，不得已败退。双方死亡惨重，总兵刘清熙的侄子及外甥都被义军击毙，清将士死伤也有一百多人。义军退至青町集段家营，清兵追至，双方决战，终因武器悬殊，义军溃散，自段家营至龙山集，十数里间，尸横遍野，状极惨烈。义军首领刘朝栋，匿于青町刘长太家，为刘出卖，壮烈牺牲。袁大化乃向李鸿章报捷，并建议安抚善后事宜。袁大化为李鸿章所赏识，也受知于朝廷。先后任：徐州道台、山东巡按史、河南布政史。又升任山东巡抚，因丁忧（清朝规定，官员父母死了，三年就不能再任职了，叫丁忧）未上任。1911年出任新疆省巡抚。从训导而升至封疆大员，真是平步青云，扶摇直上。袁大化对清朝皇帝当然要感恩戴德忠心耿耿的了。

袁大化于辛亥（1911年）正月二十八日起程，至迪化（乌鲁木齐）就任新疆巡抚之职。未久即逢辛亥革命起义于武昌，各地革命志士，纷纷起义，革命浪潮也波及新疆各地，十一月初九日革命党人刘先俊，率众攻抚台衙门，因袁已有戒备，未攻入，又攻入小炮队，打进警察署。但因仓促起事，袁又早已探知，有所准备，所以这一次的迪化起义遭到了失败。

十一月十九日，伊犁又闹独立，革命军杀死清将军志锐，拥护前都督广福为独立后的新疆督军，电告全国宣布独立。袁大化闻讯后，一方面请旨讨伐，一方面部署作战。十二月初七，伊犁起义军总指挥杨缵绪率军进攻果子沟、大河沿，获胜，清军退至四棵树，双方激战。这时，袁大化突奉北京急电：诏告清帝退位成立共和。这对一帆风顺的袁大化，自然是一个打击，乃称病辞职。又奉总理大臣袁世凯复电慰留，勉维大局。于是袁又调兵遣将，继续与起义军为敌之，并策划起义将领倒戈，经六子庙、黑山、沙泉、塔桥诸役，清军都大为失利。三月初九日，当时的中央政府电令双方停战议和，袁大化才停止了敌对行动。

伊犁停战后，袁又以焉耆、库车、轮台三地哥老会党戕杀长官为由出兵前往镇压，自己则在轮台坐镇指挥。但革命潮流势不可挡，新疆全省革命起义事件此伏彼起。哈密的维民在铁木耳领导下起义，杀死驻地官员，袁又派兵镇压。但对燎原之势的革命烈火，袁也是捉襟见肋，无能为力了。四月二十日，袁大化亲赴哈密督战，也未能阻止历史的前进。当风闻革命军进袭迪化之际，袁于夜半仓惶逃遁回里，连行李车辆都来不及跟随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辛亥革命成功后，作为满清遗老的袁大化，蛰居于天津自建的“津西别墅”，渡其悠闲岁月，仍保持其对清王朝的愚忠，末代皇帝溥仪住在天津张园时，袁仍去进谒。每逢溥仪生辰，袁仍和一般遗老们到张园去祝寿。八十五岁时，死于天津。

杨增新治新种种

伯　声

杨增新统治新疆十七年，他的政治思想始终是“小国寡民”、“无为而治”。记得在督府西北隅镇边楼落成时，他嘱僚属题诗撰联，大都不适意，唯有同僚王树楠的一联：“共和实草昧初开，羞称五霸七雄，纷争莫问中原事；边庭有桃源胜境，狃率南回北准。浑疆长为太古民”。最为中意。

纵观杨增新的一生。他的政治态度，始终是以“进思尽忠”，“退思补过”为信条。因此，他给自己家族的堂号命名为“乾德堂”，他给自己的书斋则名为“补过斋”。就连他后来的一些信札、函电、告示以及读书笔记等，都收入名为《补过斋文牍》和《补过斋日记》里面。

一、吏治一班

我当时还年青，经常在三堂上行走，他对我们也亲热，他给我的印象是，对僚属是约束和纵容。一方面允许你贪污，但不允许你出乱子。他对于那些桀傲不驯的僚属，或贪得无厌的官吏，则实行他的“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”的办

法。为了消灭你，先是“升官晋级”“纵容抬举”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就予以铲除。他对办案是很认真的，可以说是事必躬亲。当时社会上有那么个说法：大案不过年，小案不过季。就是说：小偷小摸，偷牛盗马，破案不过季。三个月以内，你能办出来，那就好。如果办不出来，你的“腰包”拿出来，赔给，看你办不办，你不办就算了，要办，你就继续办。大一点的案，如挖了洞，抢了人，只要不是人命案子，不要过年。路上截了路，你如果调查一年弄不出来，那就你把“腰包”掏出来，赔给。只要你把被害的安顿好，你不办我也不管。杨增新就是用这个办法来治地方官。这个办法也很灵，基本上把县官给治住了，地方上从此太平无事。那个时候新疆作到夜不闭户，就是从治地方官开始的。

话说回来，那么做个县长能挣几个钱呀？这样子办，那不是亏了县长吗？不亏，他提前就给你弄好了。他叫县长贪污，只能贪污公家的，不能贪污百姓的，当然被剥削的还是老百姓。怎么个贪污法呢？是有两种办法，一种是除了上报农田地亩数以外，你所管辖的县，再开垦的地不上税。就是说：农民所上的地租，归你所有，上面不再管，这叫浮财。另外就是薪金，当时头等县一任（三年）是两万银子，二等县是一万二，三等县是八千。象当时的乾德县，做三年县长挣八千白银子。你做得好，没有贼，你就落得八千银子，这银子是在农民给国家所交粮上扣的，老百姓叫上“皇粮”，扣够为止，这是公开的。那个时候当县官，除了抽大烟，就是打麻将，他关心的就是贼娃子不要偷他的。这么一来，有贼娃子，县长就认真去办了。甚至贼娃子还没有偷他的，衙役就知道。衙役经常对有嫌疑的人吼着：“你走！这个地方你不要缠，你缠你

吃亏。”这是衙役经常对陌生人的口头禅。衙役他知道嘛，县长最认真办贼娃子案因为他怕掏“腰包”，所以他不敢不负责呀。地方上的安全问题，衙役往往把工作做到前头。

那武营怎么办呢？武营吃空饷。譬如一个营三百人，你一百人吃饷也好，三、五十人吃饷也好，他不管，只要旗子挂着，号响着，至于有多少人马，他从不过问。将军有时候出洋相，半个月前就给你去一纸公文，某月某日我要检阅。他先给你打个招呼，这个时候你就把街上要钱的、要猴的、流氓、地痞找来，先给些钱，管饭吃，再把军装穿上。到了检阅的日子他也不叫你操练，只是站个队装装样子。将军也装模作样的，走到队列前面，开始发话：噢！噢！噢！好哪好嘛，组织得好嘛。好！好！然后对长官说：“点点名，点点名”接着就报数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……一百”最后将军对着士兵吩咐“好呀！好呀！大家可要齐心呀，可不能出乱子。”他对武营就是这个样子。他知道没兵，也不偷着来。这么一来，武营就靠吃空饷。有的旗子大的一连人平时也就留上五、六名勤务兵，其他的人都去挣外块。那时武官吃空饷，就够他花的。他也就不去动百姓了。他贪污公家的，个人捞够了，也知道将军不叫动百姓的，所以当时社会上还算是安定的。

到了春天，营上的人都跑了，实在可怜，一连百分之九十都跑了，只剩下那么几个老弱病残。连长也害怕了，跑去给将军汇报：“哎！大帅，我干不成了，兵都跑光了。”大帅一听“噢！他去挣着花花嘛！安心当你的连长。”他不见怪，实际等于说：“你睡去吃去就得了嘛。”他对兵就是这个样子，恐怕世界上没有象他这样养兵的。我经常亲眼见到，他那个大堂上，就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是头门站岗的，把枪往那里一挂，就蹲在那里“下方。”将军从大堂出来，门岗也不管，继续下他的“方”。那个时候他每年要到乾德县一次，大多数都是秋天来。因为三道坝有他的一百多亩地。刚开始出城门，几十个卫兵跟着，有一些老兵，耍滑头，到了七道湾就不走了，停下来赌钱。因为这些人跟将军久了，摸着将军的脾气。有一些胆子小的，继续跟着走，但终究走不过将军的车子。所以，等将军在三道坝视察完，往回走到了古牧地才碰上跟他的卫兵。将军把蝇甩子一挥“回去回去”。这时，卫兵才掉过头，又往迪化走。民国三年以后，新疆太平了，当兵的枪口上扎着一条红布条，你终年不擦抢，没事；你如果将红布条解下来擦擦抢，轻者打板子，重者丧命。当时大家看惯了，心里想，天下太平嘛，养兵就象养猫一样，谁也没有把兵放在眼里。

二、 笼络百姓

将军整天办公，每晚都很迟才休息，公文都是自己批。据副官说，很少有按时睡觉的。有时在书房批公文晚了，就把卷宗枕头，躺下就睡，第二天起来把脸一抹，又办他的公。他身上穿的一件棉袍子，已经穿了十几年，还没有第二件棉袍子。临死时还是穿的那一件。他也不讲究卫生，吃完饭嘴往袖口上一擦，手脏了往膝盖一抹。天长日久，膝盖上和两个袖口，都是两个黑坎。他经常穿的是一双红兰缎鞋，手上拿着一把蝇甩子，到下午就出来。先到将军衙门前的照壁，照壁前有卖吃喝的，卖糖糖的，卖甜食的，卖凉皮的，也有赌博的，抽大烟的，热闹得很。那些做大买卖的摊贩，见到将军就象见到自己朋友一样，亲热地打着招呼：“将军，

今日我的面好得很，我给你抓一撮子。”他就吃，一面吃一面拉家常，“买卖好呀？一天能挣几个钱？”小贩一五一十的回答。将军面刚吃完。隔壁卖茶水的端着一个黑碗走过来，“将军你喝茶，你喝茶。”他端过来就喝，很随便。有时天还早，约是下午四、五点钟的时候，他又到十字街上去，不管那个铺，他坐下。那些做买卖的见到将军来了，先招呼跑堂的：“将军来了，给将军倒茶。”将军一面喝茶，一面拉家常，“买卖怎么样呀？”茶喝够了，话也喧完了，到了顶更炮一响，将军告辞了，“噢！顶更炮响了！我要回去啊”！他回去的时候，门岗还在那里“下方”呢。

到了二炮一响，卖吃的卖完了，收了摊，担子挑上，进将军衙门。从当时的电报局进入，过二堂，三堂再过去就是满城了。走捷路，站岗的也不管。将军衙门都可以随便进出，老百姓那有不高兴的。实际上，从衙门里走过去的人，大都是将军的心腹，侦探。例如，市面上的行情，金价，将军每天都知道，那个地方有个风吹草动，或者有可疑的人，这些做买卖的走过将军的窗口，喊一声就进去，告诉了。所以外头有什么议论，说些什么话，他都知道。有时警察局都不知道的事，他了解到，就去警察局打招呼：“有什么什么事，你们要注意。光抽大烟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那个地方有什么什么事情。”警察局的人都楞着，还莫名其妙，将军就已得到了消息，将军的情报就是这些做小买卖的提供的。平时没有事，收了摊子就走过去。有了事，路过将军办公室的窗口就扣一下，进去一五一十的给将军报告。

三、 捉弄行市

民国八年，老鼠吃了皇田。新疆遍地都是老鼠，猫也不吃，一群一群地满地乱跑，粮食都被糟踏完了。老百姓一下心慌了，市面上的粮价猛涨了一倍。原先十二两一石，（龙票）竟涨到二十四两。将军听到了，财政厅的也来汇报，"将军不得了呀，街上的粮价猛涨。"

"涨了多少呀？"

"二十四两一石。"

"噢！不要紧嘛，我想想办法啊。"

将军把财政厅的打发走了，把"行头"喊上来，每行都有行头，当时市面上的价格由行头左右。将军见行头来了，就问："你们街上做买卖，小麦多少钱一石？"

行头就给将军回禀："二十来两银子一石"

究竟多少两一石嘛。"

"二十四、五两。"

"噢！涨价了。什么时候涨的？"

"不瞒将军，半个月前涨的"

"我这一下要不开了，你们给我帮个忙吧。我想卖掉些粮食，给士兵发响。原来你们是多少钱一石粮食？"

"原来是十二两。"

"算十五两，就十五两一石。你们要多少都行，什么时候要，就什么时候到我仓库打。"

行头打心眼里高兴，这一下发财的机会到了，都谢开了大帅。

"我要一百石。"

“我要二百石。”

“我要三百石。”

将军吩咐行头：“行行行，你们找好买主，要多少到粮仓打，粮仓有粮。给我帮个忙，我等着用钱。”

将军不露馅。行头走了之后，他又把小贩找来。前头走了行头，后头来了小贩。

将军问：“街上的粮怎么样？能卖不能卖？”

“能卖，现在卖好价钱。”

“能卖多少呀？”

“二十四、五两一石”

“噢二十四、五两，你们给我帮个忙嘛。我急需用钱，想卖掉些粮食。”

“那好呀！将军这个忙我们帮定了。不知道将军多少两一石？”

“还是十二两一石。”

“那就好得很呀！”小贩们一下就惊了，都想捞一把。

“我要二百石。”

“我要三百石。”

将军发话了：“好好好！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明早粮仓打，粮仓有的是粮。”

行头小贩，都想挣将军的钱，回去都找买主。

行头到了街上，就找上了小我贩问，有些小麦呢？谁家要。

没有得到将军关照的小贩要开了，我要三十石，我要五十石。价钱也讲好了，每石比市价少一两，就二十三两。

行头刚走，从将军那里回来的小贩就喊开了，十五两一

石，要多少有多少。

刚和行头谈妥二十三两一石的那些小贩慌了，转眼间粮价下跌十两，赶急找到行头："小麦我不要了，暂时没有钱呀。"

三弄两弄，街上的粮还是十二、三两一石，将军一斤粮食都没有出，就把粮价给压下去了。这是老汉做的把戏，要了一下手腕。将军他知道市面上还是有粮食的，只是行头在捣乱，经他一拨弄，人心安定了，粮价也涨不起来。

还有一次，我见过这么一件事情：当时阿山的金子四十两银子一两一下涨到六十两，这么一来，市面上商情也就波动。为了把金价压下，他在前衙门叫了一些副官来，把一些装金子的箱子，一下子码好，码了多半间房子，都把封皮贴上再编上号。编完号以后，他就把金店的行头找来，对行头说：

"噢！请你们来给我帮个忙。"

"将军。帮个什么忙呀？"

"我的军饷发不开，请你们帮个忙，我这里库存的金子，你们给我卖一下。"

"行嘛，大帅，卖那一号的金子？"

"你们亲自看一下。"将军把大家领到库房去，他自己往太师椅一坐，吩咐副官把多少号多少号箱子抬出来。"

金匣子重嘛，抬下来大家打开一看，呵！辑片金子。将军又吩付副官把多少号的箱子抬来。一看，呀！豆绊金子。行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大帅金库东西多着呢，大家都在盘算自自如何发横财。

行头："你这卖多少钱呢？"

"你们说嘛！卖多少，就这些东西。"

"哎呀！大帅这么好的金子，你钱用得紧，我们就多跑些路，少挣一点吧，也就是五十两银子一两嘛。"

行头想在将军这里每两金子挣上十两银子。

"你们有挣头没有呀？"

"大帅恩典，有挣头。"

"那就算四十五两吧，你们挣五两。"

行头心里一盘算，市面上现在卖到六十两，买将军的一两金子转手能挣十五两。大家看罢金子就争着要，我要五十两，我要一百两。

将军拍着箱子，"就是这个金子，兵饷要紧呀，你们可要把银子准备好。金子现在拿不拿？"

"金子现在不拿，我们回头给大帅把银子准备好。金子放在大帅这里还不是一样吗！"

行头走了。他们想尽快做成生意，就把各金店的老板喊来，自己往那里一躺，"嗯！有些金子呀！"

"行呀，行头，要多少钱呢？"

"街上不是六十两银子吗？"

"这两天也就是六十。"

"六十还是给你们算六十嘛，还可能要涨到六十五呢！"

我要三十，他要五十，又是请客，又是吃饭，大吃大喝。他们在那里生意做得正顺心呢，将军又把小贩找上来，还是那个办法。箱子打开大家一看，"好家伙！这么好的金子呀！"将军给他们算的价钱，比行头要低。

将军说："刚给行头算的四十五，给你们算的四十二"一下子，小贩更高兴了。小贩从后门走出去。行头喊开了，

小贩也喊开了，有的卖五十两，有的卖五十五两，都想将军那里的金子多着呢，一下子都成不了交。金价跌下来了。金子不是人吃的东西，是一部分商人在操纵，经将军这么一耍弄，大家一看，将军那里有一房子金子，人心不慌了，说话的气也大了。你要多少，我有，就这个价钱。那些行头和小贩在街上大喊大叫的，这么一折腾，金价就落下来了。

行头一看，没有赚头，就来给将军下话："哎呀！大帅，你的兵饷我给你拿钱来。金子我也不要了，街上金价吃不开了。"

"你们不是说卖五十五吗？我给你们四十五嘛？"

现在跌下来了，卖不了五十两，大帅需要钱用，我们给大帅拿来，这个金子我们先放着。"

"那好，你们先给我帮个忙，钱先借给我也行。"

行头把钱拿来，往将军那里一搁，过一半个星期，将军又派人把钱送回去。他一两金子也不动，金价还是原来的金价。

那个时候，新疆与口里隔绝，就是乌鲁木齐的一些行头在兴风作浪。实际上，将军也就那么几箱真金子，其它的都是空的。他拿出一箱真金子给大家一照，人的心就定了。认为将军一库房金子哩，你想涨价就涨不起来。

以上耍弄商人的两件事情，我亲眼见到，但当时并不知道是将军耍的手腕。后来我和张家魁闲聊，他才给我揭开底。

四、少爷过寿

还有一件事，说起来近乎笑话。就是给宝少爷过寿。将

军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杨应乾，小名宝少爷；小的名子杨应坤，小名杂蛋。有一年给宝少爷过生日，将军把戏班子弄来唱戏。那时迪化唱戏有一个最好的把式，名字叫刘芳，迪化的百姓都知道。这一天将军点了一出戏，叫“五踏马营”因为是演给将军看的，所以戏把式把鸦片抽足，唱得特别卖劲。戏唱完了，把式也挣得吐了血。你猜将军赏了多少钱呢？他赏了两个狗娃子。陪着将军看戏的厅长一看，实在看不过去。这个赏十两，那个赏二十两，唱得这么好，他只赏了两个狗娃子。一个狗娃子多少钱嘛，一个狗娃子是二钱五，两个狗娃子才五钱银子嘛。那么好的一出戏，名角挣的吐了血，他舍不得花钱。听说那个把式回去就死了。当时出了这件事，街头巷尾百姓都知道。将军一生节俭，从不摆阔气。他不修边幅，一件棉袍子穿了十七年。他见不得奢侈，他手下的人，穿得朴素一点，脸也不要刮，他给好事干，就是他知道你有钱，他也不管。你如果摆阔气呀，穿上绸子缎子呀，他看着不舒服，好事不给。如果有求于他，他的口头禅是：缓两天嘛，不忙嘛。他不给好事干。

五、利用宗教

当年军阀混战，杨增新对中央是认庙不认神，谁上台都拥护。但他和内地的关系是切断的，他不让新疆参与内地的政争。他爱说：“噢！新疆呀，它是天然的一个监狱啊！俄国他们的事情闹完了，他不来新疆，新疆平安无事啊！让老百姓过过平安日子。”

为了稳定新疆，他在地方上，主要是抓头，就是抓王公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